

中华斗蟋潮

秦维宪 著



不惜搏聞逞英雄





世纪出版

上架建议：文化 娱乐

ISBN 978-7-5458-1192-6



9 787545 119261 >

定价：20.00 元

易文网：www.ewen.co

秦维宪 著

中华斗蟋潮



不惜搏鬥逞英雄

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斗蟋潮/秦维宪著.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5.11

ISBN 978-7-5458-1192-6

I. ①中… II. ①秦… III. ①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61766 号

责任编辑 杨柏伟 邢 侠
装帧设计 杨钟玮
技术编辑 丁 多
封面绘画 罗希贤

中华斗蟋潮

秦维宪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6 字数 135,000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58-1192-6/I·340

定价 20.00 元

序言

与秦维宪兄相识于 20 年前，先以文字相交，他为我撰写的第一篇文章是《蟋蟀盆换〈西厢记〉》，从文中得知这位上海市社联下属的某理论杂志负责人，居然是一位“玩虫高手”。

我在少年时代也养过蟋蟀，对这种好斗的秋虫颇有兴趣。我们因爱虫而结成文友，时有往来。维宪兄有许多写“斗虫”之妙篇，先后刊于我主编的《新民晚报》“花鸟虫鱼”版，并为众多读者所青睐。秋风一起，读者不见维宪兄写的“蟋蟀”文章，便有人来电询问，可见其文字之吸引人。维宪兄不仅撰写斗蟋蟀的长篇报告文学，还精于写有趣的斗虫妙文，由于描写生动、文字活泼、写斗虫场面之精彩，令众多“蟋蟀迷”大快朵颐。

近日，维宪兄一部写斗虫之著作《中华斗蟋潮》即将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责任编辑正是担任我小书的责编杨柏伟先生。因此，我得以先睹为快。

此书由报告文学、玩虫随笔与蟋蟀图片三部分组成，由于该书的内涵是“蟋蟀文化”，这就与一般写蟋蟀之科普读物有明显区别。在近几万字的报告文学与特写中，作者生动回忆了斗蟋蟀这一民俗的由来已久，并生动描述了斗蟋蟀的各种精彩场面，以及斗蟋蟀的奇遇记。由于从“虫文化”的角度切入，让这些文字既充满了知识性与民俗性，又具有趣味性、可读性。我最欣赏的还是维宪兄撰写的那些饶有趣味的蟋蟀随笔，他写儿时捉虫之快乐，写月夜斗蟋蟀之奇观，写自己斗蟋蟀败走“麦

城”，到意外获胜。写他心爱的“大头紫鸡”、“小黑紫”、“黑和尚”、“黑蟑螂”、“血斑左线腿”、“淡紫披袍”、“紫三色”……单看这些蟋蟀的名字，就知道必有一段生动的故事。其中作者还曾为研究生上蟋蟀课，普及“虫文化”的民俗风情，这让我对长于博物的秦维宪兄油然而生敬意。而此书第三部分的蟋蟀照片，也让“好虫者”大饱眼福。

古人对“秋虫”很有兴趣，从《诗经》的“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到杜甫、白居易、欧阳修、王安石、叶绍翁、陆游，他们都写到“秋鸣”之声，可见蟋蟀一直为诗人词家所喜爱。宋人贾似道还写了一本《促织经》，这些“蟋蟀文化”的记录到了民国之后，就很少有人去研究了（在“文革”时期，斗蟋蟀曾经被禁），而今天维宪兄把他多年撰写积累的文字，结集出版，诚为可喜可贺，这是一本喜欢“秋虫者”的有趣读物。

玩虫之乐，亦为人生之趣。维宪兄是一家杂志的主编，一位具有高级职称的编审，他在撰写、编辑论文之外，居然能写一些描摹蟋蟀的有趣妙文，以生动的可读性文字以飨读者，让我一读不放。读这本书，让我们的生活充满快乐与趣味。

曹正文

2015年6月30日

（本文作者系《新民晚报》高级编辑、上海作家协会理事）

自序

蟋蟀作为昆虫之王，其雄风浩荡、威猛壮烈不亚于动物世界的狮子王；耍斗蟋蟀作为中华之国粹、历史最悠久的民俗活动之一，伴随着人类度过了漫长的岁月。上古农夫在辛勤耕耘时，将蟋蟀视作识别节气的法宝，其最早被载入史册者，乃是成书于春秋中期的《诗经》，距今已两千多年矣！《诗经·豳风·七月》生动地描绘了小精灵随季节而变化的形象：“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然而，自从唐朝天宝年间，蟋蟀被人捕来捉对厮杀以降，其地位陡升，谱成了文人骚客抒发情怀、庙堂江湖凶残搏杀的双重变奏。

远的不论，单从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国人玩虫的历史而言，其间演绎了几多人间的酸甜苦辣。每至秋兴，迎着猎猎凉风，无数蟋蟀横刀立马、驰骋沙场，其背后呈现千姿百态的社会万花筒。在这人虫弹冠相庆的非凡时节，蟋蟀经济仿佛嘹亮的军号，催促万千“虫迷”逐鹿中原、决胜黄河、饮马长江。自上世纪80年代初，政府开禁国人玩虫以来，已出版了几十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养虫书刊，包括翻印、翻译老祖宗的《虫谱》，从而普及了虫经，使南北“虫迷”大受裨益。

遗憾的是，多年来鲜见揭示玩虫之社会广角镜的书籍。其实，蟋蟀

是众多动物中最富于内涵、最有写作价值的珍宝之一，其不仅关涉文史哲经，甚至覆盖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等，谁能精心挖掘，当能使其再创辉煌！

下面，举中国悠久的虫文化之荦荦大者，来观赏蟋蟀的无穷魅力。

以文学而言，中国古代文人颇喜以蟋蟀之鸣叫，来抒发家国情怀、抒发悲秋的人世沧桑。最有名的是唐诗中借代蟋蟀，抒发游子乡愁的篇章，其中杜甫的《促织》写道：“促织甚细微，哀音何动人。草根吟不稳，床下意相亲。久客得无泪，故妻难及晨。悲丝与管弦，感激异天真。”白居易的《闻虫》则低吟：“闻蛩唧唧夜绵绵，况是秋阳欲雨天。犹恐愁人暂得睡，声声移近卧床前。”诗人从蟋蟀的鸣唱，引出羁旅游子的思乡情怀，令人惆怅。

而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在《秋声赋》中，更以晚秋悠长的虫鸣，融入自己的愁苦心绪，“欧阳子方夜读书，闻有声自西南来者，初淅沥以萧飒，忽奔腾而澎湃，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但闻四壁虫声唧唧，如助予以叹息。”如此文字，活画出一位落魄文人的悲秋之情。

不过，古代文人中也有以欢畅的心情，描写蟋蟀之声的，如宋代诗人叶绍翁的《夜书所见》：“萧萧榕叶送寒声，江上秋风动客情。知有儿童捉促织，夜深篱落一灯明。”诗中将蟋蟀的天籁之音与稚嫩的童趣熔于一炉，令人产生无限遐想。

以史学而言，蟋蟀的搏杀，使人不禁钩沉出中国历史上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金戈铁马、王朝更迭。吊诡的是，中世纪的几次社会转型，均与蟋蟀有关。有唐一代，在唐太宗、武则天开拓大唐帝国雄风、唐玄宗坐享“开元盛世”不久，当天宝年间李隆基同杨贵妃一浴华清池之际，蟋蟀被太监捉对厮杀了，斯时正巧发生了“安史之乱”。从此，唐朝乃至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转衰。

更有南宋蟋蟀宰相贾似道、南明促织首辅马士英一手导演了玩虫丧

志，将大宋江山、南明政权拱手让予蒙古与满族铁骑的悲剧。

以哲学而言，蟋蟀之好斗、之残酷无情，完全相悖于中国儒家的中庸之道、温良恭俭让，倒是赤裸裸地体现了现代西方哲学中的极端思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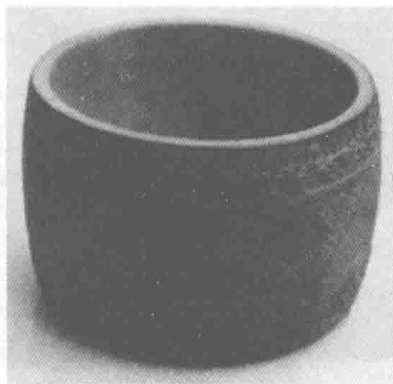
蟋蟀每逢大将军“沙场秋点兵”，便使我想起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生活意志论，他认为作为万物之源的意志，是一种无意识的意志，它的基本特点就是求生存，故称为“生活意志”，也即生物所最珍视的就是其生命，只求得生存，其他一切都可忍受；反之，其他一切就会失去意义。以蟋蟀之无情决斗、置之绝地而后生的天性，无疑论证了叔本华的命题。

更进一步，倘若蟋蟀往死里咬，不惜以命相搏，那就上升到了德国哲学家尼采的权力意志论，他认为从无机界到有机界，从动物到植物以至人，一切都是权力意志的表现。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抗强欺弱的关系，强者永远依靠牺牲弱者而生存，它必然要征服、压迫弱者；弱者则妒忌强者、憎恨强者。由此引出他的超人哲学，“人是非动物和超动物；上等人是非人和超人。”这种淋漓尽致的等级观念，与蟋蟀世界中的等级森严、恃强凌弱，是何其相似乃尔！

概言之，蟋蟀世界所折射出的人类世界，是不是印证了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在上述学术平台上观赏、解剖蟋蟀世界，的确发人深省，如以与此相关的蟋蟀经济观之，改革开放以来众多赤贫农民、众多“虫迷”靠虫儿摇旗呐喊，艰苦奋斗，一个个博成了长须飘飘的赵公元帅。

别的不说，我仅转引收藏界一则旧闻，足令世人大跌眼镜。据《新民晚报》2011年9月10日载，我国收藏蟋



南宋半闲堂款蟋蟀盆

蟀盆第一大将唐裕龙先生珍藏着南宋蟋蟀宰相贾似道的一只“半闲堂蟋蟀盆”，但缺一盆盖，其开价 800 万元人民币，向海内外征集那只“半闲堂浮雕蟋蟀盆盖”，然至今无果。至于明清与民国的蟋蟀盆、蟋蟀水碗、蟋蟀过笼、蟋蟀葫芦等等的价格，已升至成千上万、几十万元！当下蟋蟀经济之行情，于此可见一斑。

二

我自懂事起，将近一个甲子，与蟋蟀产生了解之缘。记得三四岁时，父亲从他下放的南汇老港公社捕回几只蟋蟀，置于瓦钵中格斗，我望着小东西左冲右突，被咬出钵者，在大天井中连蹦带跳，直乐得手舞足蹈。以后我闻虫鸣而仰脖，惹得祖父母频频去新闻路张鹤年中药堂旁边的蟋蟀市场买虫，从而使我每晚聆听着虫鸣进入梦乡……

我诞生、成长的老宅，是建于民国初年，位于北京西路、南汇路界点上的英国古堡式大楼，呈现折衷主义风格，高 3 层（相当于如今的 7 楼），里面住了四十余户人家，以至涌现了几十名玩虫大将，也成了我玩虫的大本营。可惜的是，老宅已在 2001 年拆除。

7 岁那年，正是国家三年困难时期的最后一年，逐渐从饥饿中走出的市民苦中作乐、玩虫雅兴不减，我偶然结识了两位隐士般的老先生，他们成了我的玩虫启蒙老师。一位是旧上海的老虫师——卖香烟老头，他的儿子是国民党的将军，解放前夕随军去了台湾。卖香烟老头一派儒雅，胸前永远挂着一块怀表，精致的眼镜后面，闪烁着慈祥的目光。一年四季，无论寒冬酷暑，每天清晨，卖香烟老头推着小装柜车，坐在北京西路口卖香烟，以此糊口。

然而，老先生是当时闻名静安区的老虫师，每年秋季，“虫迷”们络绎不绝地捧虫请他点评。我先是在旁边偷看偷听，时间久了，便与老先生

交流自己的心得，他老人家发现我有这方面悟性，立马收我为徒。老先生不仅教我识别蟋蟀青、黄、黑、紫、红、白六大门类的秘诀，而且告诉我历史上著名的《虫谱》，诸如宋贾似道的《促织经》、明袁宏道的《促织志》、清朱翠庭的《蟋蟀谱》等；“文革”前夕还赠送我一只民国初期的“红龙盆”。这只老盆在1975年换了线装本《西厢记》。在我的青少年时期，凡是觅到好虫，便端去让老先生点评，由此不断滋生玩虫经。

另一位是住在我们老宅后二楼的唐老太爷，其祖籍湖北武昌，上世纪30年代曾获得武汉蟋蟀大赛冠军，故有“武汉虫王”之雅称。因唐老太爷的小孙子与我一样喜读古书，故我常去唐府，老太爷见我爱虫，非常欣慰，主动向我传授虫经。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唐老太爷双目如炬，摇晃着光脑壳，眉心一颗圆痣微微地颤动，伴随着水蛇般的手势，以一口纯正的湖北话讲授蟋蟀的优劣，比如他一再强调，蟋蟀要捕大的，小的坚决不要，从中引出“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的古训。老太爷还用左手做出大



2004年10月，作者在上海七宝蟋蟀草堂为“虫迷”上课

虫张牙的姿势，彰显他当年的冠军如何一个“霸王举鼎”，将敌将嘴门撬翻的英雄史诗，然后仰天发出一连串苍迈的欢笑，宛若已逾千年的应县释迦塔上的风铃，在晚霞中悠然作响。

唐老太爷虫胆不小，在“文革”初期四处抄家斗人热火朝天之时，居然从雕花五斗柜里摸出一只清末的灰高盆，郑重其事地送我，表示对爱徒的一片拳拳之心。可惜，这只老盆在70年代初，被我小弟弟不小心碰碎了。在那难忘的玩虫年代，凡是我碰到无法鉴别的怪虫，便去向唐老太爷讨教，收获甚丰，虫经更上层楼。

人生如白驹过隙，半个多世纪流星般逝去，已步入晚景的在下，偶尔遥忆往事，耳畔竟会响起两位老太爷抑扬顿挫地吟诵清光绪年间蟋蟀盆盖上的歌诀声：“白露至兮将军出，赤白黑兮紫黄青。闲暇时兮添水食，查虫谱兮辨声形。”恰似欧阳修在《秋声赋》中抒写草木被秋气摧败的悲秋之情，产生世事纷繁、人生苦短的况味……

我玩虫一路玩到1979年考入华东师大历史系求学，其间与许多大将军一见如故，乃至80年代中期，上海率先开辟合法蟋蟀市场，油然萌发了撰写玩虫文章的念想。

上世纪90年代至新世纪初叶，我双拳出击，既写玩虫大特写、报告文学，也撰短小精悍的斗虫随笔，不几年便被“虫迷”捧为“蟋蟀教授”。当时，我在中国最高级别的纪实刊物《报告文学》发表了京沪两地玩虫的中篇报告文学；在《世纪》、《上海滩》、《美化生活》等十几家刊物发表玩虫大特写。与此同时，也在《新民晚报》、《钱江晚报》、《劳动报》等发表玩虫随笔；众多文章被《作家文摘》、《文摘报》、《周末》、《羊城晚报》、《福州晚报》、《扬子晚报》、《山西晚报》、《法制日报》等几十家报刊转载，一时声誉鹊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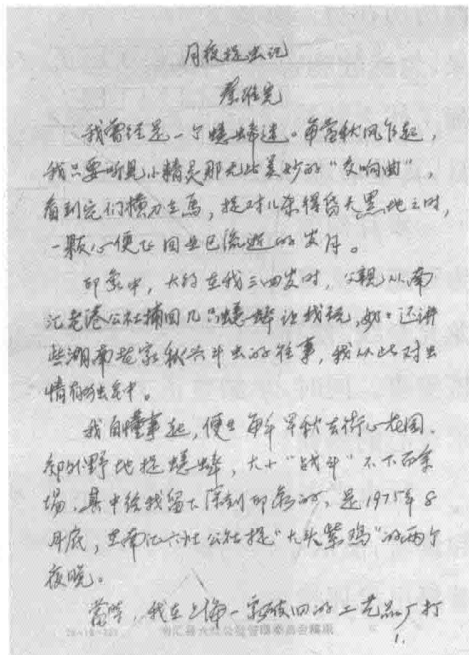
然而，影响最大的首推发表在《新民晚报》副刊“夜光杯”、“花鸟虫鱼”、“上海珍档”等栏目上的玩虫文章。记得90年代中期，全岳春兄将

我的《月夜捉虫记》发在“夜光杯”上，不仅拨动了众多“虫友”的心弦，而且远在美国的同窗也来电祝贺，更有我父亲捧读爱子奇文、欣喜若狂……

我有幸遇到了《新民晚报》主编“花鸟虫鱼”的著名作家曹正文老师，从而使我的玩虫文章达到了创作高峰。我于1995年秋向曹老师主编的“读书”版投了一篇《蟋蟀盆换〈西厢记〉》，很快发表，属于被他从来稿中发现的无名作者。曹老师师承复旦名师章培恒教授，不仅学富五

车、著作等身，而且善于以“百科全书”的智慧，办出雅俗共赏的好版面。他主编的“花鸟虫鱼”丰富多彩，誉满海内外，其中刊登的玩虫之文，更是奇葩一支。每到秋天枫红谷黄，曹老师便会发出组稿令箭，吾等会摇秃笔的“虫迷”——接下令箭，遂使版面添趣。他每次与我通话或面谈，总是强调短文难写，叫我们学习《古文观止》的先贤文笔。于是，我在曹老师的鼓励、指导下，写出一篇篇生动活泼的短小玩虫之文。这些跃然上阵的大将军，犹如古代战场上威震天下的楚霸王、樊哙、吕布、关云长、张翼德、赵子龙、李元霸、薛仁贵、罗成、伍云召、雄阔海、花和尚鲁智深、黑旋风李逵……抑或金庸、古龙、梁羽生笔下武功非凡的大侠。以致每刊一文，“虫友”便奔走相告，一个个来电通报，许多“虫迷”就等每周五黄昏“花鸟虫鱼”出版的幸福时辰。

特别是我发在“花鸟虫鱼”上的最后一文《“紫三色”返家记》，其情景



作者手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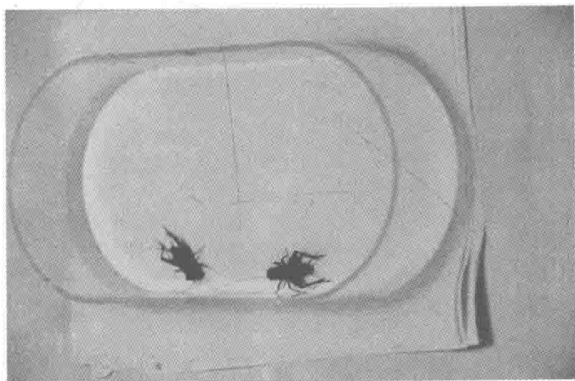
尚历历在目。时值 2011 年 10 月 8 日清晨，我在驰向南方的列车上发呆，忽然收到曹老师短信，告知拙作已编发，并表示祝贺。从中可见曹老师工作之勤勉，据说他有每天凌晨工作、读书、写作的习惯，几十年如一日，真是艰难玉成啊！

岁月匆匆，人人都是历史的过客。在三十余年的写作生涯中，窃以为写蟋蟀文章比较成功，常有结集成书之念。适逢上海作协的豪侠马尚龙兄牵线，使我与杨柏伟兄相谈甚欢，从而促成了出版《中华斗蟋潮》这桩美事。同时，承蒙曹正文老师厚爱，在百忙中为拙著作序，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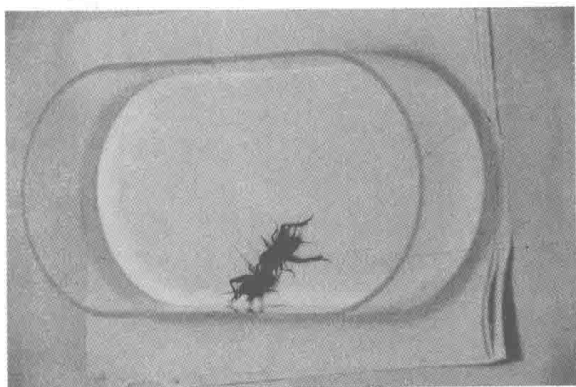
玩虫之书虽稀，然其可为众多养虫之书锦上添花，希望广大“虫迷”和读者，能从中得到欢愉、得到享受、得到启示！也希望读者朋友们对拙著提出批评指正。

秦维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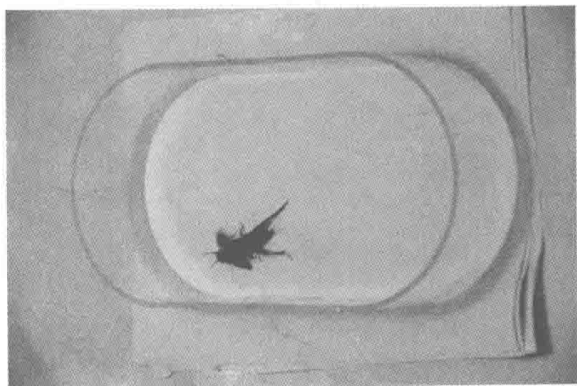
2015 年 6 月 18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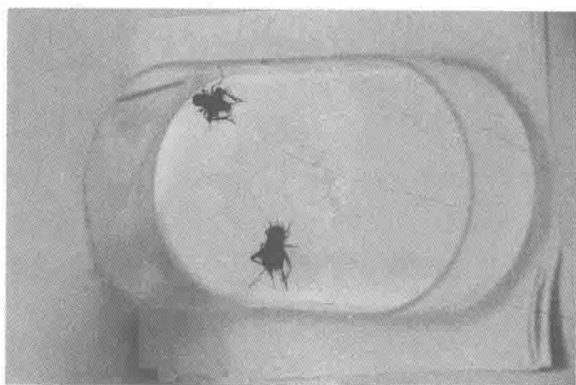
战斗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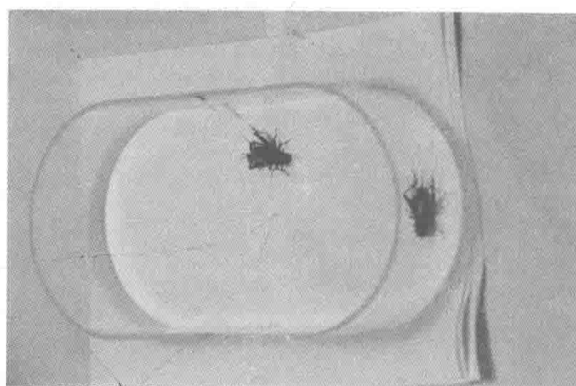
交口



抓猪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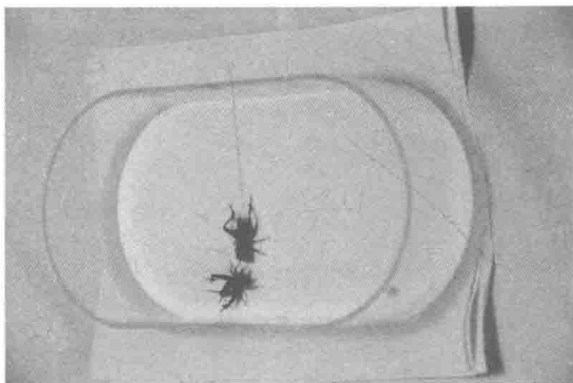
败将落荒而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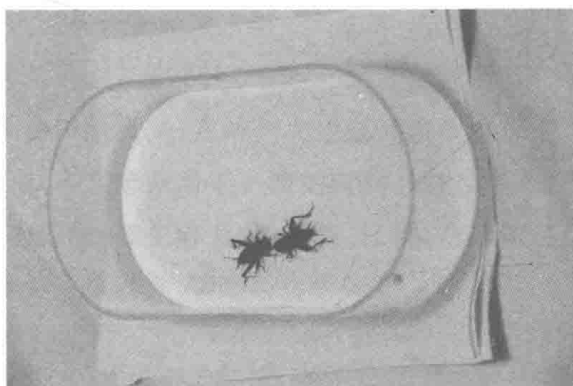
趁胜追击



败将跳出斗栅



第二轮搏斗



蓄势待发



重拳出击